

马金凤与《新民晚报》

◆ 金昱杉



梅兰芳送给马金凤的点翠凤冠



1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回信,对他们传承发展好戏曲艺术提出殷切期望。在收信人的行列中,就有98岁的豫剧泰斗马金凤。

2009年,马金凤受邀成为中国戏曲学院荣誉教授,为国内首个豫剧本科班授课指导。今年,在学校建校70周年的校庆之际,马金凤欣然在给习总书记的信上签字,表达自己对戏曲的心意,如今能收到习总书记的回信,马金凤表示:“能收到习总书记的回信,我感到很意外,也很荣幸!总书记回信勉励我们‘要在教学相长中探寻艺术真谛,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这话说到我的心坎里!把戏唱好,把学生教好,是我的任务、我的使命,能唱就唱,唱不了就教,就宣传豫剧。只要还活着,就不能忘记人民交给我的任务。”

马金凤是豫剧六大名旦之一,1953年底,她到上海巡演,《新民晚报》曾连续报道,其中由她参与改编并主演的代表作《穆桂英挂帅》作为重点被报道,这为马金凤与《穆桂英挂帅》走向全国奠定了基础。其间,她还因此结识了梅兰芳先生,后被梅兰芳先生收为徒,1959年梅先生还将《穆桂英挂帅》改编为京剧。1954年元旦,马金凤携《穆桂英挂帅》录制华东、上海人民电台元旦特别节目,而《新民晚报》的持续报道见证了一切。

2

1953年《新民晚报》还未改名,还被称为《新民报晚刊》。马金凤被称为马瑾风,跟随河南商丘人民豫剧团首次旅沪演出。

12月16日第二版刊文《豫剧人民剧团来本市演出》(图1),内容介绍了豫剧与剧团人员,此文应当是一个常规介绍,为了让上海读者更快熟悉豫剧,在文章的开头还有“豫剧就是河南戏,在去年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获得荣誉奖的爱国艺人常香玉,就是豫剧演员”的描述。12月17日第二版刊文《河南商丘人民豫剧团昨晚演出招待本市文艺界》(图2):“十六日晚七点半在北京西路泰兴路

丽都花园大戏院演出《藏舟》、《反徐州》、《穆桂英挂帅》等三剧,招待本市文艺界及有关单位……《穆桂英挂帅》由马瑾风(饰穆桂英)……他们的表演一般都比较认真努力,马瑾风的演技尤为引人注目。”丽都花园为上海市政协文化俱乐部(上海市政协机关办公室1977年迁入),是上海各界人士联谊聚会的场所。

12月19日,第五版刊出演出预告:“丽都花园,二时七分,河南省商丘专区人民豫剧团……廿二夜夜场《穆桂英》马瑾风主演。”12月20日第二版刊出马金凤主演《穆桂英挂帅》的剧照,并发文《河南商丘人民豫剧团来本市公演》(图3),内容是:“河南省商丘专区私营公助人民豫剧团,最近来本市作观摩性公演……十六日该剧团演出一个夜招待本市文艺界。图为招待演出时,该剧团主要演员马瑾风表演的《穆桂英挂帅》。”同版下方有22日《穆桂英挂帅》演出的预告。

12月21日,第五版刊出演出预告,内容是:“明日场休息(只演夜场),《穆桂英》马瑾风主演。23至26夜场,《穆桂英》。”从中可以看出,《穆桂英挂帅》的场次持续增加,可见之前的演出颇受欢迎。12月22日第二版刊出专访,题目为《谈豫剧和商丘专区人民豫剧团》(图4),这篇专访与16日的常规报道截然不同,前两段详细的介绍了豫剧的定义和地域特征,第三段称:“这次来沪演出的河南省商丘专区人民豫剧团,是豫剧界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剧团。它的成员,大部分是主要演员马瑾风同志过去私人领导的中原剧团的团员。”同时该文还详细介绍了马金凤、阎立本和李根保的演出风格、擅演剧目,并称赞了马金凤与阎立本的生活朴素。

25日第五版刊出当天夜场《穆桂英》演出预告(图5),其上加了一句:“连夜客满,今夜请早。”这句提示,首次出现,也仅出现在《穆桂英挂帅》的演出预告之中,且马瑾风的名字字体加粗加大,与剧目名《穆桂英》同列。

12月30日、31日连续刊出演出预告,涉及《二度梅》《美人计》马瑾风双剧、《织黄绫》《新打金枝》马瑾风双剧。而在12月31日第三版刊出的

《华东、上海人民电台一九五四年元旦特别节目》中,马瑾风领衔的《穆桂英》在中波一零八零,一三三零周。

这个过程,马金凤在1989年10月刊登于《新民晚报》上的《我演穆桂英》一文中详细记载:“五三年我第一次来上海,那时我在河南商丘地区人民剧团。小剧种、小剧团带着未经细致加工的节目进大上海,我的心情紧张而又不安,担心演出失败。万万没想到,演出受到上海各级领导、新闻界和文艺界的支持,各界观众的热烈欢迎。”文中还回忆了在上海演出被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点名让其带《穆桂英挂帅》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和刚刚回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回忆了结识梅兰芳先生,并得到梅兰芳先生对其表演和身段的指导;回忆了结识赵丹先生,得到了对于化妆的建议。在文章最后,马金凤写下:“时隔三十多年,我又重来上海参加全国戏曲名家研讨汇演活动。我特意选演一折《穆桂英挂帅·捧印》。我想,弘扬民族文化,发展戏曲艺术,就需要穆桂英那种英雄气概。”

在采访过程中,马金凤先生非常感激上海和《新民晚报》在她初入上海时,对她、对豫剧还有《穆桂英挂帅》的肯定,同时她还非常感念梅兰芳先生的帮助。梅兰芳先生在1953年底从上海看完《穆桂英挂帅》之后,建议:“穆桂英是辞职还乡的,不是被革职,所以在服饰上不能按一般青衣处理。她当时已年过半百,要穿团花紫红色的‘对袖’,加‘潮水’,才能说明人物的性格,‘头面’要戴蓝‘点翠头面’。”四年之后,梅兰芳先生到洛阳观看马金凤演出,送给她了一个头面,便是头图这一顶点翠凤冠。这个凤冠马金凤一戴就是六十多年,再也没有换过其他行头。梅兰芳先生1959年改编移植《穆桂英挂帅》,作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剧,这也是梅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排演的唯一一出新戏。

几年前,马金凤先生曾动过一个手术,有时别的事有些糊涂,可是唯独戏的事儿记得清清楚楚。她反复强调:“豫剧改成京剧是能改的,为啥呢,因为都是板腔体,老百姓也爱听!移植剧目也是学问,不能乱改,你得找有共同点的。咱唱戏,得让观众爱听。”



「仁者寿」的周有光

◆ 吴霖

我认识周有光先生很晚,从日记找出具体的时间是1993年10月22日。当时,在各种大型辞典出版物上,他总是赫然在榜,或为总编委,或为总顾问等等,但在坊间,他的声名依然是不彰的。对于我,在初次拜访他后最感喟的有两点:一是他的高龄以及对人生的豁达。当时,他已届“米寿”。另一是他坚持用中文打字机写作。我之后下决心要买电脑、学电脑、用电脑,周有光先生是实实在在的榜样。

周先生喜欢读书,喜欢写作,但当时的他大约是没有多少闲钱可以拿来买书的。那一年他每月工资单上的全部收入加在一起,为637元整。而他的夫人张允和除了每月不足8元的副食补助外,没有任何收入。加上家中还请了一位小保姆帮助料理生活,这些工资的用处,满打满算也只能用上半月,而下半月,大约就得靠稿费,靠“外援”了。

没钱买书也无妨,一是别人赠书不少,二是寓所离单位近在咫尺,借书还算方便,周先生常常如斯想。而周夫人自上世纪五十年代退休回家,当了“专业”的家庭妇女后,有两件事干得极漂亮,一是参与了昆曲研习社的工作,有一套曲社活动的详细日记,颇堪珍贵;二是把家政理得清清楚楚,她有一册家庭账本,是可以公开的,娟秀的字迹,写着每月收入若干,支出若干,赤字若干……

周有光先生曾给我写过一信,写信时间是1994年7月17日。那封信是用中文打字机亲自“打写”(周有光语)的,两页。第一页的左上角,不仅写了我当年的住处:100083,学院路甲5号合建楼2-5-503,甚至还写了我住处的座机电话:2028573。如果不是这封信,我自己也早已忘却与我有关的琐碎信息了。当年,为了方便工作,装这个电话是费了很大劲的。当然,周先生在右下方也照例写了他的地址:100010,北京朝内后柵樨胡同甲2号1-301,电话:5254765。

信中对我小有鼓励,还提及我写他的一篇小文:“至于介绍人事,只要主题切合,次要的地方与事实略有出入,那是无关宏旨的”云云。接信后不久,我即因故匆匆南归,所以,未能请教“与事实略有出入”的地方究竟为何?此是小小的遗憾,过了忽忽许多年,也便成了纪念。

周有光先生在如此高龄用电脑写作,对我很有激励作用。我在1994年4月9日日记中记载:“买IBM386SX/16电脑一部。7500元+磁盘130元=7630元。”购买电脑的地点未写,但显而易见是在距我住处

不甚远的中关村。购置电脑,所费不廉。但使用电脑,则困难更大。坐在电脑前写作,要手、脑并用,在一开始并不容易,总觉得不如一支笔在稿纸上驰骋来得淋漓痛快。所以,当我给周有光先生第一次用电脑写信,吐露了苦恼,此外,还担心用电脑给长者写信,或有不恭。未想,周先生在回信中说:“用打字机写信,在西方社会,认为是最正式的方式,决计没有‘见怪’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东西方的观念正好相反。”最后,周先生还祝我“乔迁愉快!”想来是我已在信中告诉他,我已决计南归了。

周有光信上告诉我:“我在打字机上写信、写文章,已经六年之久。”“更高兴您改用打字机‘打写’来信,加入‘打字起稿’的行列,是书写方法现代化的重要步骤。不知您用的是哪种‘语文处理机’?哪种‘拼音输入法’?为什么‘没有钢笔快’?我用的是‘声韵双打全拼法’,计算整个效率,比手写快五倍。”

周有光先生给我的信共两页。一页为信,另一页,则是他所作《声韵诗》两首。并在诗后有“录五十年代旧作‘声韵诗’,敬请雅正。”的附言。前信中谈到此诗,他认为“这是一种古人开创的文字游戏,要求每字代表一个声韵母,不可重复。”这两首诗,后来被收录在周先生1995年出版的《语文闲话》中。大约的起因,是我向他吐露一个普通话并不标准的南方人在使用汉语拼音输入时的麻烦。谨录其中一首在此,既是一件雅事,亦是对周有光先生的怀念。

声韵诗(采桑)

春(ch)日(r)起(q)每(m)早(z),
采(c)桑(s)惊(j)啼(t)鸟(n),
风(f)过(g)扑(p)鼻(b)香(x),
花(h)开(k)落(l),知(zh)多(d)少(sh)。

接到周先生信后不久,我即南归,将新买不久的电脑装箱打包与我一同坐京沪21次特快列车返回离开了十一年的上海。

与周先生,其实我们另有一处交集,但当年我未曾提及,周先生自然也无从应约。周有光1923年曾入圣约翰大学,1925年因著名的“六三事件”离校。但周先生在一生的回忆中,对圣约翰总是挂怀。他在耄耋之后,在多个场合、多种文本中说过:“圣约翰大学的校园美极了。校园之内,人行道以外全是绿色草坪,花园中有许多参天大树。当时这个校园,跟世界上任何幽美校园相比,绝无逊色。”此外,还有“教会大学的校长,跟学生简直像是兄弟”这样的话。倘若没有浓烈的情感勾兑,这样的话是无法如此绝对的。我生也晚,但在1979年,我走进的万航渡路1575号,正是周有光先生念念不忘的那一个“美极了”的校园。1985年我曾为它写过诗,其中两句是:“广玉兰总将月光缩成初夏的花朵,而后又散成一把馥郁的书笈。”

圣约翰的校训是“光与真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想,周有光先生对此,是牢记终生的。